

Princess

春秋大梦

II

梦三生◎著

春秋乱世，一代美人，一曲绝恋。她告诉他，君上，是天下人的君上，大差，是她一个人的王。当那个嚣张的帝王为她而放下手中的承人之剑时，她便已甘心随他远走天涯……



华文出版社

春秋大梦

CHUNQIU
DAMENG

梦三生·著

②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春秋大梦/梦三生著. -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9. 4

ISBN 978-7-5075-2531-1

I. 春… II. 梦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27339号

春秋大梦

著 者: 梦三生

责任编辑: 彭 雪

特约编辑: 央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cbs.com.cn>

投稿邮箱: hwcbs@126.com

电 话: 010-58336259 010-58336193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朝阳区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670×970 1/16

印 张: 38

字 数: 350千

版 次: 2009年4月第1版

印 次: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978-7-5075-2531-1

定价 (全两册): 46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春秋
大梦

CHUNQIU
DAMENG

梦三生·著



春秋大梦

CHUNQIU
DAMENG

II





春 CONTENTS 001 大 初

001 第伍回 三千宠爱

062 第陆回 鹿死谁手

122 第柒回 纵虎归山

200 第捌回 争霸天下

281 尾声

286 番外

293 后记

第伍回

三千宠爱

SANQIANCHONGAI



[一] 遗忘前尘

两天了，香宝一直高烧不退。

送走了第七个医师，卫琴阴沉着脸回到船上，在香宝身边坐下。他抬袖轻轻拭去她额前密布的汗珠，又用手指沾了温水抹在她干燥脱皮的唇上。

刚刚那个医师说，如果明天热度还退不下去，香宝可能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

卫琴握紧拳头，狠狠一拳砸在船板上，船身略略摇晃了一下。不甘心，明明只差一点，他就可以带着她远走高飞的。半晌，他站起身，看向对面河岸上的白衣男子，他一动不动在那里坐了两天，仿佛已经化成了石像一般。

“香宝，你不是恨他吗？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你有没有觉得舒服一点？”看着那个白色的身影，卫琴轻轻开口。

榻上的女子没有动。

卫琴咬唇。

“范大夫，君上已经催过好几回了，让你随他一同入宫见吴王。”史连走到岸边，冷声道。

范蠡还是没有动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河面，仿佛那里藏着他魂牵梦萦的女子。原来失去心爱的人，是这么痛。那么当初，他从战场失忆回来，香宝她……又该有多痛？

卫琴一直冷眼看着那个白衣男子，看着他静静坐在岸边，他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香宝就在他对岸的船上。

时间一点一点流逝，天渐渐黑了，卫琴开始坐立不安，医师的话一直在耳边回响，如果明天……如果明天热度还是无法退下来，那么她……

天快亮的时候，卫琴终于冲出船舱，去找越女。如果是越女的话……一定可以救她吧。虽然很想将香宝藏在身边一辈子，不让任何人知道，不让任何人看见，可是……他无法眼睁睁看着她就这样死去。

吴宫内，夫差正坐在亭中，一手撑着下巴，一手拿着书简，闭着眼睛假寐。一道黑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身侧。

“大王，越女出府了。”来人禀道。

闻言，夫差缓缓睁开狭长的眼睛，唇边勾起一抹笑：“跟着。”

“是。”

那道黑影刚刚消失，便有宫人匆匆走进亭中。

“大王，勾践等人已在殿中等候多时了。”

“唔，让他继续候着吧。”夫差放下手中的书简，站起身来，“寡人另有要事。”

“是。”

于是，在勾践他们在宫中枯等的时候，这位“另有要事”的大王已经出现在苏州河畔了。

刚跳下马车，便有人迎了上来。

“在哪儿？”夫差四下看了看，道。

“就在前面一艘船上。”那人弓着腰领路。

船舱内，越女刚刚给香宝诊过脉。

“她怎么样？能不能治好？”卫琴急问，面色竟然比躺在榻上的香宝还要难看几分。

“很险，如果再晚一点，就没得救了。”越女看了一眼卫琴，面上带着几分不满。

卫琴自知理亏，不语。

“那就是有得救了？”一个轻飘飘的声音凭空响起。

越女和卫琴都是一怔，忙双双转身下跪，口称“大王”。

“越女。”夫差走进船舱，安安稳稳地找了个位置坐下，全当自己家了。

“在。”

“她什么时候能醒？”

“好好调理的话，快则三五日，慢则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三五年。”

夫差略一皱眉：“既然如此，就接回宫中好好调理吧。”

卫琴闻言，几乎就要起身反对，却被越女拉住。夫差全当没看到，招呼招呼就把美人带进宫了。

香宝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她梦见自己一直在苏州河里飘着，苏州河的水很凉，冻得她直哆嗦。

有一双温暖的手在她的脸上游走，痒痒的。香宝皱了皱眉，有些困难地睁开眼睛，太过明亮的光线让她一下子无法适应。

“啊呀，我的美人终于醒了！”一个欢天喜地的声音响起，然后香宝感觉自己被紧紧抱住。

抱得……很紧，她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。

“放……”香宝困难地张口，声音暗哑。

“你会讲话了？”夫差松开她，很惊讶地盯着她瞧。

好不容易被松开，香宝咳了一下，双手抵住他的胸膛，狠狠喘了两口气，才抬起头来瞪他。随即她微微愣了一下，眼前的男子，一身张扬的明黄色长袍，黑色的长发随意散在肩上，还有那张脸……

他分明是……

“美人，看什么呢？”夫差扬了扬眉，好心情地道。

“你……”她呆了呆，才继续道，“很漂亮。”

夫差闻言，怔了一怔，随即大笑：“谢美人夸奖。”

“这是哪儿？”左右看看，她疑惑地问道。

“你的寝宫。”夫差笑眯眯地道。

“寝宫？”香宝姑娘一脸茫然。

“嗯。”

“那……你是谁？”

夫差闻言，顿了顿，眯起眼睛凑近她：“你不记得寡人是谁了？”

“我……”她忽然抬手抱住脑袋，一脸痛苦状，“我是谁……”

“嗯？”夫差一脸怀疑地盯着她瞅了半晌。

香宝缩成一团，拼命发抖。

“来人！传越女。”夫差皱眉大喊。

越女的诊断结果是：香宝外伤已愈，身子已无大碍，至于声音为什么会突然恢复，又为什么会失忆……那就只有天知道了。

“失忆？”左手食指轻轻敲击着桌沿，夫差挑眉，声音微扬。

“是。”越女低头道，“虽然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，但从表面来看，的确是失忆了。”

“从……表面看？”夫差侧头，狐疑地看向坐在榻上一脸茫然的女子，漆黑的双瞳，苍白的面颊，仿佛玉石雕成，却无一丝生气。

感觉到夫差的目光，香宝下意识地瑟缩了一下。

“唔，寡人明白了，你且退下吧。”扬了扬袖子，夫差淡淡地道。

越女低头退下，走出门去。

“你们，也都下去吧。”挥袖赶走随行的侍女，夫差侧头看向那个缩在榻上的家伙。

没错，是缩在榻上。刚刚还端坐着的香宝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整个人都缩到榻上，双手抱膝，蜷成一团，看起来可怜极了。眼见着夫差站起身走向她，香宝吓得惊喘一声，手脚并用，以极快的速度爬到最里边。

“过来。”夫差站定，招了招手。

漆黑的双瞳里满满都是恐惧，香宝瑟瑟发抖，仿佛受了惊的兔子。

“乖，过来。”调整了一下面部表情，夫差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和蔼可亲一点。

香宝姑娘一脸戒备地瞪着他，不动。

“不过来吗？”

香宝迟疑了一下，摇头。

“真的？”

香宝咬唇。

咕噜……咕噜噜……

苍白的脸迅速浮上一抹嫣红，香宝忙捂住肚子。

狭长的双眸染了一丝笑意，夫差优雅地整了整衣冠，好整以暇地坐回原位，一手端起桌上的糕点，晃了晃：“想吃吗？”

香宝漆黑的双瞳紧紧盯着那糕点，满满的都是渴望。糕点晃到左边，

她的眼珠子就转到左边，糕点晃到右边，她的眼珠子就转到右边。

晃了半天，见她不上钩，夫差径自拿了一块丢进嘴巴里。

“唔，真好吃呀。”

香宝忍不住吞了吞口水，可还是没动。

夫差也不急，只是不紧不慢地吃着糕点，偶尔就一口茶水，实在惬意极了，全然不顾榻上的美人早已饿得两眼冒绿光，前胸贴后背。最后一块糕点，夫差还没送入口中，便感觉自己的袖子被扯住了，侧头一看，可不就是香宝姑娘么。

“我饿……”眨巴着眼睛，香宝可怜兮兮地哼哼。

“真的？”夫差弯唇。

“嗯嗯！”眼睛死死盯着他手里的糕点，香宝点头，垂涎三尺。

夫差笑了起来，顺手将最后一块糕点也丢进嘴巴里。香宝瞪着他，都快哭了。

“大王。”门外，有人轻唤。

“进来吧。”

门开了，一个侍女低头走了进来，手中捧着热腾腾的汤。

挥手遣退了那侍女，夫差低头舀了一勺热汤，放在唇边吹了吹，侧头一看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刚刚还对他避之唯恐不及的香宝姑娘此时正乖乖地偎在他身旁，眼巴巴地望着热气腾腾的汤，仿佛怕他一人独吞似的。

将汤勺送到她唇边，她忙张口，却不防被烫了一下，又缩了缩。

“慢点。”

香宝点点头，一口汤下肚，舔舔唇，继续眼巴巴地望着他。

“记不记得我是谁？”舀一勺汤吹凉，夫差笑问。

“王。”香宝想了想，轻声道。

一个字，由她念起来，温温软软，说不出的好听。

“你记得？”

“刚刚，她端汤来的人也这么叫的。”香宝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汤勺，极乖巧地回答。

“这样啊。”又一勺汤送入她口中，夫差循循善诱，“你谁都可以不

记得，怎么能不记得我呢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香宝喝了汤，乖乖点头，温驯无比。

“因为……”抬手轻抚她的唇，夫差微笑，“你是我的夫人呀。”

“夫人？”香宝牌小白兔眨巴着眼睛，重复道。

“嗯，我的夫人。”将她面颊上的一缕发丝拨到耳后，夫差牌大灰狼笑眯眯地应道。

于是，我们的香宝姑娘十分没骨气地被一碗汤给收买了，真是掉价啊。

三月的吴宫，草长莺飞，春风拂面。香宝坐在园子里，单手托腮，发着呆。

“夫人，该喝药了。”有宫人在耳边催促。

“唔，放着吧。”无力地摆了摆手，香宝哼哼。

“大王吩咐了，要看着夫人把药喝了。”

远远地，忽然传来一阵嬉笑声，香宝侧目一看，五六名衣着华丽的女子正往园子这边走。香宝忙怯怯地收回视线，正襟危坐，做目不斜视乖宝宝状，唯恐惹事上身。

“这是何人？”冷不丁有一美人指着香宝，笑问。

“听说是从越国送来的俘虏呢……”

“嗯，是为讨大王喜欢吧。”

说着，几个美人窃窃地笑，笑得香宝心里直发毛。

“早听说这次进献的女子中藏着一个绝色佳人，如今一见，果然不假。”当中一个女子淡淡开口。

单论容貌，她并不出众，却有一种别样的气质，让她有别于身旁的庸脂俗粉，她正是伍子胥的侄女云姬。香宝忍不住瞥了她一眼，然后只听得啪的一声，香宝还未回过神来，脸上已经印上了无个红红的指印。

“你这低贱的俘虏，竟敢直视云姐姐！”是一个蛮横娇纵的声音。

香宝被打得后退一步，脚下一软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“算了，梓若，何苦为难她。”云姬缓缓开口。

她这一声劝来得可真是及时，人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她才来劝。香

宝坐在地上，含着两泡眼泪，可怜巴巴。

“呀，这是怎么了？”一个闲闲的声音响起。

听到这声音，刚刚还嚣张跋扈的美人们立刻变了脸，一个个都千娇百媚起来。

“王……”香宝忙想爬起来，可是脚下一软，又坐回原地，灰头土脸，狼狈不堪。

夫差笑眯眯地走到她身边，蹲下身，抬袖擦了擦她沾了灰尘的脸：“好可怜喏，谁欺负你了？告诉给寡人听听。”

“王，低贱的俘虏……是什么意思？”脏兮兮的手紧紧揪着他的衣袖，香宝仰着脸儿，乌溜溜的眼珠子转了转，好奇地问。

眼见着袍子上被印了两个黑糊糊的爪子印，夫差也不在意，只笑道：“为何这么问？”

“她们说我是低贱的俘虏。”

“休要胡言！”梓若闻言，脸色一白，皱眉斥道。

“哦？谁说的？”夫差一脸感兴趣地问。

诚实是美德，所以香宝十分诚实地抬手指向梓若。

“臣妾没有……”梓若慌忙辩解。

“嗯，她那么坏，我们就罚她以身为奴，给你当奴隶好不好？”夫差对梓若的辩解置若罔闻，只一径笑着对香宝道。

“以身为奴？”香宝眨巴着眼睛，一脸天真无辜状。

“嗯，以后给夫人端茶送水，听你使唤差遣，好不好？”夫差笑眯眯地道。

“好呀好呀！”香宝拍手点头。

“大王……”站在一旁的梓若早已面如土色，虽然明白眼前这帝王是何等的喜怒无常，但她却没有料到，他竟然将她赐给一个俘虏当奴隶。

“如何？不愿意吗？”夫差仿佛才想起她的意愿，漫不经心地道，“寡人不会勉强你的。”

梓若一下子白了脸，忙跪下应道：“梓若愿意。”

“大王！”云姬皱眉低唤，这太荒唐了。